

古今大哲學家之
生活與思想



THE STORY OF
PHILOSOPHY

家學哲大今古
之
想思與活生

著 蘭 都

譯 渭 蔭 楊 鴻 蔭 楊

店 書 明 開

民國廿二年八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二元五角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寄費)

“古今大哲學家之家”

“生活與思想”

(普及本)

有著作權不許翻印

著者 都蘭

譯者 楊蔭鴻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八十五號
杜海生

印刷者 上海東熙華德路餘慶里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八十五號
電報掛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中山路
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陽街
北平楊梅竹斜街

開明書店分店

吳序

什麼叫做宇宙，什麼叫做我，如何會有宇宙，如何會有我，爲何要有宇宙，爲何要有我，一問到這個什麼叫做，這個如何會有，這個爲何要有，就什麼本體呀，個性呀，真理呀，假設呀，善良呀，醜惡呀，許多形容式的名詞自然跟着了一個一個跑將出來。這許許多多的問題，不但整個的宇宙，他定然不放他糊塗過去；就是大的如星球，小的如微塵，那無量數的我，他們也一一的一定不肯放他糊塗過去。所以既有了宇宙，既有了我，這個什麼叫做，這個如何會有，這個爲何要有，決不是有了心和血氣的活物免不了瞎費心思，截樹又要挖根呀；恐怕那號稱土塊頑石的死物也必定在那裏瞎費心思，探本還想窮源哩。不過所謂瞎費心思的方式互相不同，誰也不能完全了解得誰，便毛毛草草的各下斷語；縮小範圍

來講，就是單說所謂活物，我們驕傲的兩腳動物，以為懂得研究哲理的止有我們兩腳動物；決不相信臭溝裏的蛆蟲，敗絮裏的蠅虱，也正在那裏研究哲理。而且我們自己還要分出等級來，以為我們兩腳動物懂得研究哲理，也要等到伏羲神農開場，老聃仲尼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出了娘胎，尼采柏格森詹姆士杜威一齊登臺，才真正懂得研究；決不是羅佛爾博物院裏的爪哇人，新近河北周口店挖出來的北平人，也能懂得。這個說法，我想一定不十分公平。古人說得好，「歌也有思，哭也有懷。」他們野蠻人在歌哭的中間，一定也有不可思議的感想，忽然而來，而且思之而深，大有所悟。不過他們表現的方式，還沒有積久完備的工具給他們應用。所以不能多着條理，照現在普通的方式，把他們所想到的攔握起來，甚至至記述起來，把他一一的告訴我們罷了。而且水火毒蛇猛獸，飢寒相煎，他們爭存都來不及，絕沒有談笑從容，晤言一室的那種悠閑，也是可想而見的呀。那末反過來說：到了伏羲神農時代，那不完全的環境比較好了一點，所以居然能夠發明了一畫兩斷的記號，用石頭鑽子在平地上畫着，發揮出乾上坤下的大道理來。到了老聃柏拉圖時代，自

然環境比較更好，於是左手握着板片，右手拿了漆筆，幾乎想得到的都可以慢慢寫將出來，別人也就指說他們值得稱做大思想家。一直來到詹姆士杜威，那就連我們也已經張着小眼睛，在搖籃裏嘴角能夠含笑，當然要幫他們吹着，敢說這個時代的環境怎麼樣的

大大完備，腦子裏想着了，馬上打字機已經替他製好板子，機輪轉個不休，那邊幾千部的哲學原理早已捆載起來，送上火車，供給大家在早餐桌上，執着麵包片，在那裏細細玩賞。因而從周口店的北平人到伏義出世，據說至少有四十萬年，以四十萬年的長時間，竟不曾有半個哲學家。又從伏義到亞里士多德，也有四千年，稱得哲學家的還是寥寥可數。乃從培根到杜威，僅僅些微超過了四百年，居然得到一大串的大哲學家。就形成了惟有兩腳動物，才懂得研究哲理；又形成了幾千年以來，惟有近來的兩腳動物，才真正懂得研究這種希奇的判斷，我也用玄學鬼的術語來批評，可以說止是上了時間的大當，決不是真理。雖然這種大而無常的筆墨官司，可以不必瞎打。終之既有了宇宙，既有了我，這個什麼叫做，這個如何會有，這個爲何要有，自然在整個宇宙，在大如星球，小如微塵，所有無量數

的我，都分頭在那裏瞎費心思，用力研究，都想得着個解決，那你儘管膽子大些，斷定罷了。他們研究的方式各不相同，也一定可以說「這也自然，何消說得」的呀。那末你是個兩腳動物，你也一定欣然把兩腳動物慣用的方式，用來瞎費心思，要想解決那些所謂什麼，所謂如何，所謂爲何。他們大哲學家，是否靠了環境，僥倖成功，你去管他則甚。這些大哲學家把他們攔握住的記述出來，告訴了你，是否就供給你許多材料，給你解決上的便利，你却可以想想。現在世界雖沒有水火毒蛇猛獸，然而號稱文明時代的人，他們憂從中來，迫於無形的飢寒，竟至也不能談笑從容的，亦何嘗是少數呢？那就比較起來，周口店的北平人當時他沒有工夫顧到研究，只好抱憾而終。你在今日，一樣沒有工夫，卻有許多大哲學家聚着許多大解決，儘你消閑受用，遂了你不肯糊塗過去的心願。這麼說來，雖一大串的大哲學家儘管像煞有價事，好似惟有他們才懂得研究哲理，然而於你終是毫無惡意。說到這裏，我自然承認豈但毫無惡意，實實很受了他們的大惠。否則一方面，我自己既沒有工夫來研究，又一方面，我又捨不得要知道些什麼叫做，知道些如何會有，知道些爲何要

有倘使沒有這一大串的大哲學家，往來相遇，止有周口店的北平人，豈不乾燥無味，醉生夢死的活下去，要難受死了麼？吾鄉楊先生蔭鴻蔭渭兄弟自身爲一幸運家，其環境得遂其繼續了詹姆士杜威去研究哲理，並且很知道哲理決不應該止叫哲學家專利，所以他們新近把美國都蘭氏的古今大哲學家之生活與思想移譯出來，給我們沒有工夫研究哲理的人也能嘗鼎一臠；使我們當着要問什麼叫做，要問如何會有，要問爲何要有的時候，也庶幾乎把大哲學家的生活與思想，觸機起來，一定有些會意；說不定居然或者還能思之而深，大有所悟。所以這一冊思想家的故事，在哲學家看來，固是精勝的擷；在我們不懂哲理而又熱心要懂哲理的看來，更是一部奇書，與哲學大綱等的呆板乾枯不可比擬了。所以我見這部書將要出版，就繁然雜感的寫這一大堆廢話，聊表我欣賞的誠意。

中華民國十有九年二月一日吳敬恆書於青島之肥城路旅次。

譯序

本書原名 *The Story of Philosophy*，直譯爲「哲學之故事」，但英文 *story* 一字源出拉丁文 *historia*，其義殊非華文「故事」所能盡；本書雖興趣豐富如故事，卻主要在歷史的意義，不過不取通常哲學史的體裁罷了。本書又名 *The Lives and Opinions of the Greater Philosophers*，直譯爲「大哲學家之生活與思想」，但 *greater* 之爲比較級和 *philosophers* 之爲多數還沒譯出，且仍未揭明歷史一義，所以現在冠以「古今」二字，定譯名爲古今大哲學家之生活與思想。

著者爲美國威爾都蘭 (*Will Durant*)，這是第一部寫成的通俗哲學書，至受讀者歡迎；十八個月內原書即重印至第二十二版，銷行上二十萬冊了。荷姆斯 (*John Haynes*)

Holmes)道，「單論活躍的趣味，這書打敗了十年內所見的任何部小說。」杜威(John Dewey)道，「哲學之爲人生全盤的觀測，根本問題的分析，研究哲理者每高言其於人世的價值。但哲學著作概專門而艱深，就在知識分子，若非專究的內行，也不感嚮往而寧感畏卻。」都蘭博士蒸溜出一串重要思想家的精華，用親切流暢的文筆表現出來……這部書十分淵雅。——總之，他把哲學遠不止僅僅通俗化，並且人情化了。」房龍(Hendrik Willem Van Loon)道，「在晦澀難讀的資料裏墾了四十四年以後，我始握着威爾都蘭的古今大哲學家，連忙拿來介紹給大家。畢竟有一部書在這裏，告知我從前總要想知道而總無法怎樣探知的。」就這些話已略可想見何以本書轟動一世了。讀者進而認識其內容，定會自認做愛讀本書而且實證本書的價值的一個人。

現在試將本書特著的幾點表揭一下：第一，本書並不僅僅叫我們循着每個哲學家思想的路線彎彎曲曲走一陣，並且呈給我們看這道舊跡當年是由怎樣一個人格在怎樣一個生活背景上活潑潑的踏出來的。真正，我們單看一個人的思想，常常會詫異他怎

樣會起這種思想的；等到一曉得他的性情、環境、時代，便自會設身處地，恍悟他的思想有所由來了。例如我們看叔本華的悲觀主義，產自怎樣一個幻滅衰歇的時代，怎樣一個冷酷淒慘的家庭，怎樣一種猜忌、多感、病態的性情，怎樣一種空閒、無聊、孤寂的生活呀。再看一個工愁善病，嬌纖伶仃，弱怯怯的尼采，怎樣會叫起「權力意志」來呀。所以一個哲學家的思想得他的生活相映，就容易了解，正猶字句的意義得上下文的聯絡就更加明白了。再者，哲學家之爲哲學家如大家一樣的始於爲人而終於爲人；一個哲學家的生活不但愈加映見他的思想，並且引起我們對他的同感和興趣，因而給我們自己的生活一種激勵。例如蘇格拉底就死時何等寧靜，斯賓挪莎逐出教會時何等沉勇，伏爾泰一生怎樣一息不懈的工作，怎樣激於人道的義憤而精猛的「剷除穢醜」，怎樣藹然惻然的扶助弱者——凡此種種可歌可泣起敬起愛的精神，怎不給我們最深的感動，甚且給我們同化做我們創造自己生活的偉大的動力呀。

第二，本書勾提各種哲學的精彩，並且即用哲學家的原文在這裏我們聽到各個哲

學家親自的口吻，既沒有第三者代達誤傳的危險，更叫我們越發感到親切有味。著者華備這部書歷十餘年，所摭引的原文都是從浩瀚的書籍中精心摘選出來的。杜威道：「蘭博士求諸各哲學家的原著，不取自間接的材料……其選擇援引足以代表他們的文句顯出驚人的本領。」

第三，本書於忠實的介紹哲學家及其哲學之後，每加上健全中肯的批評，足以助我們對於每個問題從各方面的觀點去求一個圓滿中正的解答。在國內如此混亂的思想界裏，蘭博士有這些評語很可提醒我們一般熱心有餘而識見未定的青年。譬如近年來有人喊直覺，喊本能，而排斥理智，謂「知識道德是反生活的」，不知理智即產自人生，一路演進而一路改善人生。本書評柏格森曾有這幾句話：

柏格森如將對理智的批評不根據於直覺的聖旨，而根據於更廣大的智力，也許就來得更加聰明了。內省的直覺如外察的感官一般難免無誤；二者都必由實事求是的經驗來測驗更正；二者的可以信任都只限於其發見能燭照而促進我們的

行動……提出直覺來替代思想，正同將孩時的童話去改正少年的空想一樣不聰明。我們改正自己的錯誤要望前去改，休要倒退去改。說道世界苦於理智太多，這句話要有瘋子的勇氣才說得出……人類生存藉本能，但進步藉智力。

再如尼采，我們在這裏看見他的真面目了。

那個是聽衝動做主的是懦夫呀……各種粉亂的欲望……必經一個偉大的宗旨來選擇，來統一……然後鑄鑄而成整個人格的權力……磨鍊你自己——這是最高的一件事。

非但尼采，東西聖哲無不給我們這個教訓；不過尼采品光燦爛的文筆更足激發我們罷了。本書批評他道：

責人在持己方面應更勇敢，更嚴厲，這種需要我們承認的——也幾乎一切倫理哲學都以此責人；但是責人應更殘忍，「更惡」，這卻並沒有急切的需要……他從不會懂得人生最美好的一刻與其說來自權勢與戰爭，毋寧說來自相依與合併。

……尼采並未認清楚社會性的本能之地位與價值；他想爲我主義與個人主義的衝動再須要用哲學來加強啊！

是的，現今在這般的中國竟有人想自私自利的衝動還須假借尼采哲學來加強，一片縱欲熱狂的呼聲還須假借尼采哲學來助威啊！

最後，我們介紹本書，不僅爲其供給我們認識各種哲學，鼓起我們學問的興趣，而更爲其的確足以啓迪我們的生活。哲學原起於人生而所以燭照人生的，個個人當得在它的光明裏前進，所以本書特別注重哲學的普遍化，略於對一般人艱深乏味而亦不必細究的認識論，至論人生實際問題則在在引人入勝。而書中給我們最重要的一個概念便是「調協」(coordination)。人生初是一叢雜亂的欲望，隨這些欲望去互相抵觸，便陷我們於黑暗，萎弱，痛苦。我們要生活和諧而有力。欲望乃生命的底質，勢如水的洶湧，放縱則橫流泛濫，禁遏則沖決四潰，惟有一面堤防，一面利導；「調」就是使它們免去衝突而進於和諧，「協」就是使它們因和諧而集中其力量；生活不斷的前進，就當在不斷的調協

之中。

都蘭博士給譯者函中謂「對於這次的華譯本，我樂願將全部權利奉讓，統償歸繙譯權利，作為我欽慕中華人民的小小紀念。」我們在此附言誌謝。

民國十八年十月二十七日楊蔭鴻蔭渭敍於西湖葛嶺。

關於本書出版事宜，承摯友俞鼎文先生熱誠幫忙，於此銘感。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鴻渭再識於滬上。

告讀者

這部書不是完全的哲學史。這是一新企圖，將思想史集中於若干主要人物，以謀知識的人情化。次要的略而不講了，可讓選出的人物有相當篇幅來表現他們的生命。因此也沒有充分論列半屬傳說的蘇格拉底以前的哲學家，以及斯多噶派，伊壁鳩魯派，經院學派，認識論者。著者相信認識論將近代哲學拐迷了，且幾乎傾毀了；他希望認識作用的研究將視作心理學這門科學的任務，哲學將更認為綜合的說明全部經驗，而非分析的敘述經驗本身的方式和程序。分析屬於科學，給我們知識；哲學必安排一個綜合以供智慧。

著者甚願在此誌下所負於奧爾登·富里曼 (Alden Freeman) 永遠無法報答的

深恩，他與以教育，遊歷，以及一種高貴向上生活的鼓勵。可否這個最好的朋友在這些卷頁裏——雖然這麼草率不完全——找到一些非全不值得他的慷慨和期望。

威爾都蘭 一九二六年於紐約。